

XI FANG LING YI XIAO SHUO CONG SHU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孤岛柳林

The Willows

[英]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等著
韩忠华 王元媛 等译

百家出版社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

孤岛柳林

The Willows

[英]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等著

韩忠华 王元媛 等译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柳林/(英)布莱克伍德等著;韩忠华、王元媛等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10
(西方灵异小说.第2辑)
ISBN 7-80656-896-4

I.孤... II.①布...②韩...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520 号

- 丛 书 名 西方灵异小说(第二辑)
书 名 孤岛柳林
作 者 [英]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美]霍华德·拉夫克赖福特
译 者 韩忠华 王元媛等
丛书主编 黄禄善
丛书策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姜逸青 金长蔚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上海天钥桥路 180 弄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页 2
字 数 272000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56-896-4/I·84
定 价 19.80 元

丛 书 前 言

《西方灵异小说丛书》第二辑与读者见面了。同第一辑相比,第二辑在确保可读性的基础上对入选作品的题材和风格作了调整。既有海上冒险,又有人间恐怖;既有感伤哀叹,又有幽默讽刺;既有鬼魂、人狼,又有神灵、妖魔、怪兽。而且在形式上更强调中篇和长篇,强调某个作家的专集。当然,两者最大的不同是在内容方面。读者会注意到,本辑各册中的大部分小说情节是带有恐怖色彩的。作品中往往有一个依据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杜撰的超自然臆想物。它们在本质上是邪恶的,给主人公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如果说,第一辑灵异小说中的鬼魂基本上是“骚扰”型的,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宣泄对生前某种事物的留恋,或者为了警示某个不幸的结局,那么,第二辑灵异小说中的鬼魂则基本上是“邪恶”型的,它们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在世上行凶造恶,给活人带来死亡和灾难。事实上,这种表现主题的变换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两类超现实主义小说文体的演绎和交替,即是说,西方灵异小说已经逐步变为现代恐怖小说。

同西方任何一类超现实主义小说一样,灵异小说(Ghost Story)的文学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1764年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1797)出版的哥特式小说《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5)。哥特式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含有神秘的超自然因素。遥远的中世纪、荒僻的原野、鬼魂出没的古城堡,这一切和遭受歹徒暗算的纯洁少女的命运交织在一块,唤起了读者心中的恐怖想像。整个18世纪



末和 19 世纪初,西方都在流行这类小说。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西方文学的每一个角落,许多文学流派,许多文学大师,都曾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

1824 年之后,英国的哥特式小说逐渐向两极分化。一方面,它的一些要素被严肃小说家接受,成为严肃小说的创作手段;另一方面,该小说的精髓又被后来的通俗小说家所继承,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超自然小说——灵异小说。同古典哥特式小说相比,灵异小说的超自然因素——幽灵、鬼怪——不再是情节的辅助成分,而是成了描写的主要对象。故事的场景也不再是设置在中世纪的城堡和寺院,而是与现实生活的场景密切相关。其细节的描写讲究真实,并辅以多种事实考据,使故事内容显得十分自然、逼真。西方最早涉足灵异小说领域的作家是英国的“历史小说之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他于 1828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豪华卧室》(The Tapestryed Chamber)的小说。该小说描述了英格兰一位名叫布朗的将军在挂有花毯的卧室备受鬼魂骚扰的故事。之后,许多作家纷纷追随,其中有许多知名的严肃小说家,如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普希金、英国的詹姆斯、英国的狄更斯等等。然而,真正把灵异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之成为一类有别于其他超自然小说的作家是爱尔兰的谢里登·拉·法纽(Sheridan Le Fanu, 1814—1873)。他创造性地将灵异小说的传统主题融入现实生活场景,使故事显得真实、恐怖。虽然他的作品在当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却开创了灵异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在此期间,灵异小说佳作不断产生,名家持续涌现。

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灵异小说的主题进一步演变,作品中开始出现邪恶亡灵的文学形象。这意味着现代意

义的恐怖小说已经逐渐成形。英国第一部标志性的恐怖小说是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的《德拉库拉》(Dracula, 1895)。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一反灵异小说的传统,塑造了一个邪恶的吸血鬼形象。该吸血鬼忽而化成迷雾,忽而变为狼和蝙蝠,采取种种狡诈手段,诱骗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特别是年轻的妇女做它的牺牲品。在美国,从哥特式小说至现代恐怖小说的演变也经历了大体相同的过程。不过,由于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滞后以及民族文学的稚嫩,哥特式小说在诞生之后不久即被主流文学接受,成为严肃小说作家借鉴的重要对象。尤其是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 1771—1810)的《威兰》(Wieland, 1798)等作品,对严肃小说作家影响很大。这就致使后来诞生的美国超自然恐怖小说更多地沿袭了严肃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没有受到灵异小说的太多的影响。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是第一个受影响的美国主流作家。他在《睡谷传奇》(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1819)中成功地刻画了一个深受“无头鬼”恐吓的穷酸教书匠的形象。稍后,詹姆斯·库珀(James Cooper, 1789—1851)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也依据哥特式小说的传统,在自己的作品中进行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创造。然而,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家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他的《厄舍古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1839)、《红色死亡假面舞会》(The Masque of the Red Death, 1842)、《黑猫》(The Black Cat, 1843)等等小说在描绘荒诞、离奇的恐怖经历的同时,展示了某些具有病态特征的人的邪恶本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作品较少涉猎超自然邪恶因素,与严格意义的恐怖小说还有一定距离。美国严格意义的恐怖小说始于19世纪末。



1891年后,安布罗斯·比尔斯(Ambrose Bierce, 1842—1914)率先在两部小说集中展示了十多篇与“邪恶死亡”有关的恐怖小说。这些小说继承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传统,语言辛辣、冷峻,故事荒诞、离奇,通篇浸透着对邪恶人性的敌意,但与此同时,作品中也融入了较多的超自然成分。时隔两年,历史浪漫小说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65—1933)也在一部小说集中展示了数篇描述“死亡威胁”的恐怖小说。与安布罗斯·比尔斯不同,作者没有直接表现超自然的死亡恐怖,而是创造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朦胧的多维世界。几乎每个故事都与这个多维世界有关。安布罗斯·比尔斯和罗伯特·钱伯斯的这些作品代表了世纪之交美国恐怖小说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标志着美国恐怖小说的成熟。

在本辑中,我们首先向读者译介了安布罗斯·比尔斯和罗伯特·钱伯斯的两本小说集——《鬼魅世界》(The Realm of the Unreal, 1893)和《黄袍魔王》(The King in Yellow, 1895)。读者可以从这两本小说集中一览两位美国现代恐怖小说开拓者的不朽业绩。本辑其余译介的作品有英国著名天主教神甫罗伯特·本森(Robert Benson, 1871—1914)的警世恐怖小说《男巫》(The Necromancers, 1909);英国作家阿瑟·梅琴(Arthur Machen, 1863—1947)的色欲恐怖小说《伟大的潘神》(The Great God Pan, 1894)、《白人》(The White People, 1895)等等。它们都是西方现代恐怖小说的奠基之作。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恐怖小说大师威廉·霍奇森(William Hodgson, 1877—1918)的《幽灵侦探》(Carnacki the Ghost Finder)。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小说,作者尝试把恐怖小说的超自然邪恶势力描写同古典式侦探小说的破案、解谜结合起来,取得了独特的效果。而且故事也写得十分精彩,曾获得《纽约时报》高度评价,1940年又被

搬上美国银幕,引起轰动。当然,威廉·霍奇森的同样精彩的还有著名的“幽灵三部曲”——《幽灵帆船》(The Boats of the “Glen Carrig”, 1907)、《幽灵古宅》(The House of the Borderland, 1908)和《幽灵海盗》(The Ghost Pirates, 1909),相信读者们掩卷之余会深有同感的。

上海大学外国通俗文学研究中心

黄禄善 教授

2002年1月8日

目 录

孤 岛 柳 林

孤岛柳林	(3)
树之爱侣	(50)
怪兽瘟帝	(119)

克休尔胡的召唤

克休尔胡的召唤	(167)
天外来色	(203)
因思茅斯上空的阴影	(236)
黑暗中的耳语者	(313)

孤 岛 柳 林

孤島柳林

离开维也纳之后，距布达佩斯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途。蜿蜒的多瑙河在两地间流入了一块荒无人烟的偏远之地。除了主河道以外，它的无数支流向各个方向散开。那一带的乡间，方圆几英里都是沼泽，无数的低矮柳树丛覆盖了整个泽国。在大地图上，这片荒地一般都印刷成蓝色，距河岸愈远，颜色越浅；整个地区几乎都标有代表沼泽地的字母“S”。

洪水暴涨时，这一片绿柳丛生、布满小圆石的沙质小岛几乎全没于水下。正常的时节遍布各岛的柳丛随风轻舞沙沙作响，树叶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银光。整个平原显出令人目眩的溢动的美感。这些柳树从不具有参天大树的伟岸，没有笔直的树干；它们只能属于低矮卑贱的灌木类。圆蓬蓬的树梢，柔和的轮廓，微风过时，纤巧的枝干摇曳生姿，如青草般轻柔飞舞。整个平原似乎都在荡漾起伏，纵然没有水波，风儿也会掀起层层叶浪，绿绿的如海水般波动不已。有时夺目的日光又会给柳叶镀上银光，绚丽照人。

逃离了河岸的束缚，多瑙河在群岛间无数条纵横交错的小河道上随意徜徉。时而汇入主流，一泻而下，轰响阵阵；时而湍流中带着小水泡，转成一个个小漩涡；时而又发狠地撕扯



着河岸,冲走岸边的柳树丛与草团。于是诞生了数不胜数的小岛,不断变化着形状、大小。可惜小岛的寿命都不会长久,一旦洪水涌来,它们就会化为乌有。

确切地说,多瑙河是在离开柏莱斯堡后才变得如此生机盎然,令人迷醉的。仲夏七月,我们驾着一叶扁舟(加拿大式的),带着吉卜赛人用的帐篷与煎锅,乘着涨潮的波峰到达了这片迷人的土地。就在那天早上,东方微微泛红,我们驾舟离开了熟睡中的维也纳。几小时后,那座美丽的城市已变成了地平线上的小点了,好似青山掩映下的一缕青烟。在弗希蒙德的白桦林下享用了早餐,然后就顺流而下,途经奥斯、汉堡、朋垂内尔;进入特尔森地的支流后,水势渐长。三月悄悄传来春的讯息,我们已到了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边界。

小船以 12 公里的时速行进,很快将我们带到匈牙利境内。泥泞的河水——洪水泛滥的迹象——不会再令我们搁浅在布满小石子的河床;汹涌的湍流、漩涡将小船扭来弯去。随后,天边出现了柏莱斯堡塔的轮廓,小船立刻精神一振,像匹欢腾跳跃的神驹飞速行进,平稳地驶过弗莱杰德的低地,猛地向左一转,顺着飞沫四溅的河流纵身跃入这一片荒凉的沙质群岛。四处都是泥泞的沼泽与一望无际的柳林。

这一变化陡然而至,就像是影院刚刚还在播放小镇街景,突然切入到丛林湖泊的图景,令人毫无准备。我们进入了一片荒芜之地。行驶了半小时,没有发现任何船只或是渔夫搭的小棚。放眼望去,四周皆是荒无人烟,没有人类文明留下的丝毫印迹。这一远离尘嚣的国度绿柳丛生;微风习习而来,碧波荡起涟漪,独具魅力,令人迷醉不已。我们开玩笑时说我们本应该申请一种特殊护照,现在却如此鲁莽,未经允许就擅自闯入这小小的魔幻般的独立王国——这个国度只是留给有权

享用者的；四处都有无形的警告，告诫那些想像力丰富的入侵者“非请勿入”。

尽管是刚到下午，无休止的狂风已将我们折磨得疲惫不堪。于是立刻去找一个合适的宿营地，但这脾气怪异的小岛却不肯让我们轻易上岸；旋动的水流一会儿将我们推向岸边，一会儿又把我们推开。我们试图抓住柳枝停船，但手都磨破了，连沙质的河岸都似乎被拽入到水里了，还是不行。我们只得绕弯逆流而上，在飞溅的水花中终于将船头拖上了岸。我们累得一下子就躺倒在发烫的黄沙地上，喘着粗气说笑。碧空无云，太阳慷慨地撒播着浓浓的暖意，风儿几乎都感觉不到了。四周全是婀娜起舞的柳树，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好似挥舞着无数的小手庆祝我们成功登陆。

“多么不可思议的河啊！”我对同伴说道。我们六月初从黑森林的源头启程，一路上不时有浅滩出现，不得不下船涉水。

“好了，别说了。”他把小船往沙滩拖动一些，准备小睡一会儿。

我在他身边躺下，沐浴在清风、阳光下，欣赏着流水沙滩，无比惬意。我不禁又想起了在到达黑海之前经历的漫长旅途，多亏了我的这位旅伴，这个性格开朗迷人的瑞典人。

我们曾经共同经历了许多相似的旅行，但多瑙河与其他我所知道的任何河流都不同。它从一开始就活力四射，在松柏环绕的多劳斯西根冒出涓涓细流，一直都像富有生命力的生物不断地生长壮大。而现在却玩起了花样，悄无声息地藏匿在这片荒凉的沼泽中了。一路上，它先是有点睡意朦胧，后来意识到自身的灵性，顿时波涛汹涌起伏，小船时而被抛向浪尖，时而没入浪谷。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恢宏威力。当然这



个“大人物”基本上还是非常友善的。

它已经向我们倾诉了它太多的秘密，难道还能换以别的方式对待我们吗？夜间我们躺在帐篷内听它对月清唱。它那咝咝的独特的歌声据说是急速流过河床上的鹅卵石时的哀鸣。我们也熟知它在偶遇漩涡时会发出与先前平稳曲调迥然相异的潺潺声；流经浅滩时会急流呼啸而过；冰水划岸时则是持续不断的撕扯声；所有声响之下其实都潜藏着阵阵的轰鸣。阵雨扑面时它会愤而抗议；大风逆流吹来它会坦然而笑，却丝毫不会减速。我们熟识了它的一切声响：翻筋斗时它口吐泡沫；过桥时水花四溅；小山阻碍时它絮絮不休地自言自语；流经小镇时它不苟言笑，故作庄重；阳光明媚时它沉醉其中，低语绵绵。

幼年时的它，还不算是世界知名的大河，总爱玩各种各样的小把戏。它的上流发源于斯华比亚的林间，那时它还丝毫不知自己会有日后的泱泱恢宏。它时而穿过小孔隐入地下，时而又从山地另一端的石灰岩洞喷涌而出，俨然是一条新的小河，而原先的河床内却水量大减。我们不得不涉水前行，把小船拖过几英里的浅滩。

在肆意玩乐的青年时代，它最大的快乐就是隐藏不出。当阿尔卑斯山上奔涌而来的支流前来会合时，它总是拒绝它们的加盟。它们并肩前进，中间的分割线清晰可见，多瑙河根本就拒绝承认新盟友。而到了帕索山下，它却乖乖地放弃了这套小把戏，因为因河滚滚而来，其势之汹涌决不容多瑙河视而不见。

因河无比强劲地挤压着主流，在接下来的迂回峡谷中几乎没有两河并存的空间。多瑙河被推来挤去，不停地撞到峭壁，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奋勇前行。在这激烈的两河之争中，

我们的小船颠簸难耐，受尽折磨。因河总算给顽固的多瑙河一个教训；流经帕索山后，它不再对新生力量视而不见了。

这当然已经是好多天以前的事了。从那之后，我们又逐渐了解到这河流其他的方方面面。穿过巴伐利亚的麦地平原，它在六月烈日的炙烤下慵懒无比，似乎只有表面的几英寸是缓缓流动的水，而水下由丝织斗篷盖住的千军万马，正慢悠悠地悄无声息地潜入大海。

但我们还是原谅了它的怪癖，因为它对两岸的鸟兽非常亲昵、友好。鸬鹚在河岸僻静处排列成行，像一排低矮的栅栏；灰乌鸦在岸边的小石子旁挤挤挨挨；远处小岛间的浅滩处有群鹤在捕鱼；天边有老鹰、天鹅和各种各样的沼泽地。鸟类振翅腾空，时而啾鸣阵阵，时而愠恼而啼。日出时分，一头小鹿嗖地跃入水中，游过船首，不觉令人一阵欣喜。我们经常能看到害羞的幼鹿躲在矮树丛后探头探脑，转弯时会发现它正与一头雄鹿相互对望，真是无比惬意。狐狸在河边是随处可见，娇美地跳跃于水上的浮木间；未及细看，它们敏捷的身影就不见了。

但现在已经离开了柏莱斯堡，一切似乎都有所改变。多瑙河也多了几分沉稳与凝重，它不再浪费时间愚弄我们了。往黑海的旅程已走了一半，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它的花样与把戏将无用武之地。它似乎突然成熟了许多，令我们油然而生敬意，抑或是敬畏。它分作了三股支流，要到 100 公里后才会会合。这令我们的小船有些无所适从。

“如果你们沿旁边的河道航行，”我们在柏莱斯堡购物时遇到的一位官员说，“当洪水退去时，你们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干旱的高地上，方圆 40 英里都没有农场、渔人，什么也没有。你们可能会挨饿的，最好不要继续航行了。河水还要上

涨,风力也会越来越强。”

河水的上涨一点也没令我们着慌,但倘若洪水突然退下,我们将被困在四处无人的高地,这倒是比较麻烦了,于是就多储备了一些必需品。后来,那位官员的预言果然应验了。晴空乌云,风力愈来愈猛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大西风的威力。

这次我们扎营比往常要早,太阳还有一两个小时可在地平线上徘徊,我的朋友仍去沙滩上酣睡。我四处转了转,查看一下“旅馆”的环境。我发现这小岛方圆不足一英亩,沙质的河岸立于水平线上两三英尺。小岛的另一端在日落的方向,狂风吹落了水波的顶戴,扬起碎浪片片,随风飞舞。小岛是三角形的,顶点正对着河面。

我默然独立了一会儿,看着猩红的巨浪咆哮着汹涌而来,猛烈地冲击着河岸,似要将它席卷而去,然后旋动着分作两股溪流。地面在这震动下微微颤抖。随之而来的狂风令群柳乱舞,不由让人感觉似乎整座小岛都在移动。此后的一两英里,我看到巨浪一泻而下,似乎是从山峰的陡坡滚滚而来,翻着白沫,在阳光下欢呼雀跃,波光点点。

这岛上大部分地区都是密柳丛生,几乎无法通行,但我还是设法游览了整座小岛。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光线不足,河水显得晦暗阴郁。不时有风吹来,扬起片片浪花,夹杂着泡沫,依稀可见。在短短的一英里内,河流清晰可辨,在群岛前起伏跌宕,忽而随着一阵巨浪潜入密柳丛中。无数的柳树将这河包得严严实实,就像太古时期的一群古生物挤至河边饮水。我不禁觉得这些柳树像块巨大的海绵,正将整条河吸入自身体内。它们似乎放出了无数的大兽,将河水一吸而空。

这的确是一幅令人难忘的景象,体现了无比的荒寂与古怪的寓意。我久久地好奇地凝视着这一切,正当我沉浸在这